



記七七事變與南苑之戰

對日抗戰84週年

憶盧溝曉月 慰南苑英魂

文／陳忠 圖／本刊編輯部

今年是對日抗戰八十四週年，回憶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「七七事變」與同月二十八日的「南苑之戰」，兩戰之後，我國展開全面對日抗戰，這兩戰的相關背景及戰史，值得一述。

七七事變 日軍砲轟宛平 吉星文下令還擊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晚，日本在華北的豐台駐屯軍於北平西郊的河北省宛平縣城西，橫跨永定河的盧溝橋以北地區舉行夜間演習，並以盧溝橋為想定的攻擊目標。夜十一時，演習部隊自稱遭受中國軍隊射擊，致使一員士兵失蹤，並以此藉口，強行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，遭我宛平縣駐軍拒絕。

由於日軍恣意製造事端，雖經外交協調未果，翌日清晨五時許，日軍砲轟宛平縣城，守城第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下令還擊。日軍一日內三次實施攻城戰鬥，均遭我守軍擊退，我駐軍更與日軍在平漢鐵路陸橋與回龍廟的陣地爭奪戰鬥，短兵相接，血染白刃。於焉拉開了八年抗戰序幕，史稱「七七事變」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，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，以「和平未到絕望時期，決不放弃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后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。」並希冀在確保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之下和平解決，以利國家進行建設，強化國本後再圖禦侮。

然而日軍從攻擊我盧溝橋守軍，砲轟宛平縣城後，伴與我謀和，實按其計畫劃指平津。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軍攻克北平南苑後，北平終為日軍掌控。七月三十一日蔣委員長發表〈告抗戰全體將士書〉，除闡明抗戰到底



七七事變中，對日軍砲擊宛平，下令還擊的二十九軍團長吉星文。（圖／吉民立無償提供）



▲吉星文團長（碑前穿白衣柱者）於七七事變時攝於「盧溝橋」畔「盧溝曉月」碑前，照片上他親筆寫著：「盧溝橋首先與日軍殊死戰，同各官兵留影，此為盧溝橋畔。」（圖／吉民立無償提供／版權所有，請勿翻攝）



吉星文團長使用的大刀，之前在國軍歷史文物館展出。（圖／林建榮，大刀由吉民立提供，版權所有，請勿翻攝。）



▲「盧溝橋」畔「盧溝曉月」碑。

的決心，並勉勵全體將士，消雪國恥，打敗日寇，共赴國難；自此抗戰勝敗，成為國家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鍵。

二十九軍溯源 曾締造喜峰口、羅文峪之捷

七七事變時駐守平津的第二十九軍，源自馮玉祥的陸軍第十六混成旅。民國十四年一月馮玉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，所部「西北軍」之名隨之而傳。當時馮系將領張之江、李鳴鐘、宋哲元、鹿鍾麟、劉郁芬等五人號稱五虎將。

民國十五年九月，馮玉祥在綏遠五原誓師，組國民聯軍響應北伐，翌年五月，馮玉祥接受國民政府之委派，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。馮玉祥個性執拗善變，北伐成功後，他不滿國軍編遣作法，

於民國十九年五月聯合李宗仁、閻錫山等與兵抗衡，引發「中原大戰」，挫敗後五虎將張之江、李鳴鐘接受政府任命，負責綏靖地方，鹿鍾麟與劉郁芬通電下野，只餘宋哲元仍留下，收容西北軍殘部。自此馮玉祥對舊部之影響逐漸式微。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，宋哲元被中央任命為第三軍軍長，六月中央整編全國陸軍，改編宋哲元部為陸軍第二十九軍，下轄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、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、增編的第二師師長劉汝明與兩個軍官教導團，民國二十二年三月長城之役，宋部馳援喜峰口，並由趙登禹旅旅長率領奇襲敵陣，三晝夜血戰，斃敵三千人以上，此為九一八事變以來，北方戰場首傳之捷報，即「喜峰口大捷」。繼而宋部劉汝明師復在羅文峪大勝日軍，斃敵三千有餘。經此兩戰，二十九軍善戰之名傳聞四海。

日軍企圖南進 二十九軍力守防線

七七事變前夕，北平外圍形勢，西起豐台，東至山海關的北寧路沿線，均有日軍駐防；北平東面通州，則有日軍在華北扶植漢奸殷汝耕成立的「冀東偽自治」政府。北平有從熱河、察哈爾集結，並由日軍援助成立的「蒙古軍政府」偽軍李守信等部。因此僅有北平西南面由國軍第二十九軍駐守的防地，為我所掌握控制。且盧溝橋為平漢鐵路上戰略要點，地理位置重要，成為北平唯一能安全掌握的出入門戶，也是日我雙方必爭的咽喉之地。

就軍事而言，我軍掌握了盧溝橋據點，則進可攻、退可守；若一旦為日軍掌握，則北平將困守為孤立無援的死城。所以日軍當時所圖，是引發衝突佔領盧溝橋，截斷平漢鐵路，使北平陷入四面包圍，並藉以加深冀、察的特殊化，然後以平津線為後方，伺機向南發動較大規模的軍事侵略，以蠶食併吞我國。

當時第二十九軍轄步兵四個師、騎兵一個師、特務旅一、保安隊二個旅，總兵力十餘萬人，分駐冀、察兩省與平、津兩市。相關部隊駐防位置：第一四三師師長劉汝明部，分駐察哈爾、張家口、平綏路沿線。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部，駐河北河間縣、任邱縣。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部，分駐天津、韓柳墅、小站、馬廠、大沽、廊坊、南苑。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部，駐西苑、八寶山、北平城內、保定。騎兵師師長鄭大章部，分駐南苑與固安縣。保安旅旅長石友三、阮玄武部，分駐黃寺與北苑。特務旅旅長孫玉田部，駐北平城內和南苑。第二十九軍司令部駐地為南苑。

南苑之戰

佟麟閣與趙登禹殉國

七七事變發生，日軍伴與第二十九軍代表張自忠簽訂書面和平協約，實自日本本土派遣三個師團增援平津駐軍。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，日軍已對平津國軍形成包圍態勢。遂於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，強占廊房車站，繼於二十六日攻占北倉、楊村、落莊等地，切斷平津交通，國軍被迫退往通縣。宋哲元司令所屬第二十九軍各部準備應戰，從豐台增援之日軍，在裝甲車及戰車協同下，復向廣安門攻擊，我軍被迫向南苑轉進。高麗營、昌平一帶的日軍向湯山、沙河進犯，但未得逞。此時第二十九



趙登禹南苑禦敵，以身殉國。（圖／國防部史編局《抗戰軍人忠烈錄》）



佟麟閣於南苑保衛戰中英勇殉國。（圖／國防部史編局《抗戰軍人忠烈錄》）

我軍仍堅守陣地，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，副軍長佟麟閣巡視戰線，視導騎兵師師部掩護，乘車循土城西去後，中伏壯烈犧牲。當天中午，南苑臨時指揮官三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奉令率部轉移，於乘車指揮殘部向大紅門方向轉進時，也中伏殉國。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，日軍第二師團攻陷南苑，我軍由於官兵傷亡慘重，奉令向南撤退，第二十九軍各部陸續脫離平津戰場。

南苑之戰，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與師長趙登禹面臨國難，英勇抗敵，捐軀報國，開了抗戰軍人後，高階將領捨身報國的先例，政府追贈佟麟閣與趙登禹為陸軍二級上將，這種忠貞報國的志節，正是抗戰八年終獲勝利的主要因素。

軍一三二師趙登禹部已調至北平城郊，以一旅駐南苑。第三十八師張自忠部駐守天津廊坊、馬廠一帶，第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則駐守西苑、盧溝橋一帶。

七月二十八日拂曉，日軍集結一師團又三旅團之眾，對我北平駐軍發起總攻擊，南苑因是我第二十九軍司令部駐地，因此日軍除一部向北苑等地攻擊，其主力則向南苑圍攻，南苑在永定門外，大紅門以南。內有堅固的土城，土城之上可以行車，環城四周約有幾十華里，有南北營市街，市街有幾百戶商家與居民，外有護城河，城外四周一望平川，東望通州，西臨豐台與盧溝橋。當時南苑除有駐軍外，軍部更召集在職基層軍官與招募的愛國知識青年成立軍訓團，計一千五百人，分成三個大隊，本擬三年受訓期滿分發軍中擔任基層幹部，由於戰況緊急，全數投入戰鬥。

日軍進攻南苑，先以日機低空轟炸營房，我軍無戰機接戰，營舍與陣地悉數被毀，騎兵部隊馬廄中的戰馬，也多被炸死。日軍步兵在飛機掩護下，從南苑的東南、西南方衝擊而來。我軍奮勇殺敵，白刃血戰，戰況慘烈。軍訓團學員也適時加入戰鬥，終因武器相差太遠，傷亡幾千人。